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册府元龜卷六百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刑法部

總序

折獄致刑著於義易維明克允載於虞書斯則制治在手勑法勑法在乎得人之義也舜以臯陶作士故尚書云臯陶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又謂之大理故文子曰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夏商之制無聞周制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聽其所治獄訟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賛司寇聽獄訟掌囚掌守囚及刑殺掌戮掌斬殺司隸掌区執人布憲掌邦之刑禁皆治刑之官也列國有士師論語所謂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也亦謂之理韓詩外傳所謂李離為晉文公大理也秦制廷尉掌刑辟秩二千石古者兵

獄同制故謂之尉漢制尚書三公曹主斷獄二千石曹掌中都官盜賊辭訟罪法亦謂之賊曹又御史屬官有法令曹掌律令廷尉秩中二千石有正及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掌平詔獄冠法冠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自孝武而下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各有令長之名如宗正領都司空令丞主置罪人少府領若盧令丞主詔獄治將相大臣之類也

又置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不常置其有大獄則令雜治如王嘉致都船詔獄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之類也其次即令就問如廷尉請捕衡山王遣中尉大行即問之類也其當罪又令雜議如淮南王所犯不軌丞相御史宗正廷尉雜奏又詔列侯吏二千石議是也後漢置治書侍御史選高第明法律者為之天下讞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廷尉卿中二千石掌平獄刑罰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員吏百四十

人又省右平尚存左平又罷中都官以下諸詔獄獨廷尉及雒陽縣有馬魏武初建國改廷尉為大理又置律博士又置定科郎主定法令都官郎主軍事刑獄黄初元年復以大理為廷尉晉制初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之以吏部尚書領刑獄又廷尉主刑罰獄訟屬官有正監平通視南臺治書為尚書郎下遷又有律學博士又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省去咸寧中又置廷尉丞宋增置

都官尚書掌京師非違兼掌刑獄又增置刪定郎如魏之定科郎齊廷尉置丞正監平律博士各一人梁初曰大理天監元年復為廷尉廷尉視秘書監丞視皇子行佐正視正王佐正監平三人比舊選少重服獬豸冠絳幘皂衣銅印墨綬又置建康縣獄三官視給事中以尚書郎為之冠服同廷尉三官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官皂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器又置律博士視員外郎後魏孝

文太和中廷尉卿品第二上少卿品第三上正監評丞品第五中獄掾品從第七下二十三年復次職令廷尉品第三少卿品第四正監評品第六丞品第七永安二年復置司直十人視五品上不署曹事覆治御史簡劾事北齊大理寺決正刑獄卿屬官正監平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捉事督二十四人掾十人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掾各二人後周依周禮建六官有司寇卿領秋官府司寇等衆職又有刑部中大夫掌

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隋文帝改周六官依前代之法復置都官尚書侍郎後改為刑部復置大理寺卿少卿正監平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獄掾八人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正監評正六品律博士正九品煬帝又改丞為勾檢官增置十六人分判獄事唐制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刑憲典章其屬侍御史掌推鞫獄訟謂之東西推凡有別勑付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興元元年又詔殿中侍

御史同知東西推分日受事謂之四推置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刑法及徒隷勾覆關禁之政其屬刑部郎中員外各二人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都官郎中員外各二人掌配隷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雪免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竝正五品員外竝正六品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曰司刑大常伯侍郎曰少常伯郎中為大夫都官為司僕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光宅元年改為秋官神龍元年復

舊又置大理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明慎以讞疑獄哀矜以雪寃獄公平以鞫庶獄正二人掌參議刑獄正科條之事六丞斷罪不當則駁正之丞六人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凡六丞判尚書六曹所統百司及諸州之務其刑部丞常押獄每一丞斷事五丞同押若有異見則各言之主簿二人掌勾檢稽失凡官吏之負犯并雪寃者則據所由文牒而立簿焉獄丞三人掌率獄史知囚徒司直六人評

事十二人掌出使卿從三品少卿從四品正從五品丞從六品主簿從七品獄丞從九品司直從六品評事從八品龍朔二年改為詳刑寺卿為正卿正為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大理光宅元年改為司刑神龍元年復故凡吏曹補署法官則與刑部尚書侍郎議其人可否然後主擬若存制使覆囚徒則御史大夫中丞與刑部尚書叅擇之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御史大夫與中書門下為三司以鞫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雖按

而非其長官則侍御史與刑部郎中員外大理司直評事往訊之五代因之歴代丞相三公刺史守相令長之從事掾屬其孚刑獄則有決曹辭曹賊曹法曹司法長流刑獄之類焉夫律令者國之衡石刑辟者人之銜轡故王者慎其事擇其官以成欽恤之心以致平反之治然後上靡苛政下無寃民庶獄清而善氣應其由兹乎故類其善政自成一編凡刑罰部九門

定律令

古先哲王即天論緣民情為之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馬盖所以防邪辟御奸宄禁其踰矩以佐乎治者也唐虞而下制事典以為律度作法令而一民志隨世輕重沿革斯在然而周設三典施用既殊漢增九章條目寖廣晉魏之後或損益殊制繁簡異宜載之討論有所刊定救時之弊乃至於申嚴濟民之殘式從乎寬裕杜周所謂三尺法亦何常之有哉若夫令出惟行周書之攸慎用刑不中仲尼之所譏自非協於大中而較若

畫一又曷能御下而濟衆者乎

堯命伯夷降典折民維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

舜既攝政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寛也以流放之法寛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也金作贖刑金黄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青災肆赦怙終賊刑青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然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衆耳

周成王時周公旦作周禮述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事父母為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順也暴當為恭字之誤也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

似於罷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無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出謂逃亡其屬小司寇掌外朝之政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

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　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　三曰議賢之辟若今廉吏有罪先請是也鄭玄謂賢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　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　六曰議貴之辟爵位高者　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　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賛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　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

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馬而以兵矢投射之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髦若今時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佗皆不坐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掌囚掌守盜賊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弊猶斷也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

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宮者丈夫去勢女子閉於宮中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刧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搏當為膊去衣磔之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焚燒也辜之言枯也謂磔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踣謂斃之也音妨付切墨者使守門黥面之罪不妨禁衛也劓者使守關以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守內人道既絕於事便刖者使守囿驅御禽獸無足可完者

使守積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謂聚之物也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隷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於舂槁舂舂人槁槁人也此二官之役槁音口好切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

孔子家語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及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衆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蕩

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以聽

穆王時呂侯爲司寇作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年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訓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

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冠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亂之甚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將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皆無中於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

戮者萬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其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民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諸侯之逮在下國家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于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之所以無能名焉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后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行恭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天下皆勤立德教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

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絶於威惟絶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天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貨奪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絶其世申言之為至戒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嘆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汝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時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兩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獄官共聽其人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五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

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差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

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害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折獄惟平良可以折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獄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我言多可戒懼以敬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為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

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矣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鄭簡公時子産相鄭鑄刑書鑄刑法於鼎也其後大夫鄧析改鄭所鑄舊制造刑法書之於竹簡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父母兄弟妻子也一云父族母族妻族也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

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漢高祖初為沛公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故言抵抵者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

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葅謂醢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

具五刑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攈音九問切摭音之石切謂收拾也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髵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音若能又音而又音乃代切

是年制詔御史獄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

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傅讀曰附

惠帝元年制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蚤事惠帝特為所知者盜械凡有罪著械皆得稱焉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頌與容同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其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言已遠但耳聞也今已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朝起行理城舂者婦

人不叅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皆三歲刑也

人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免之不加肉刑髡鬄也鬄音佗計切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免之也

四年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挾藏也秦敢有挾書者族

呂后元年正月詔曰前者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决今除之

文帝元年十二月詔曰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

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重難也累音力瑞切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慤謹也音卯角切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道讀曰導以善道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

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

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誹謗之木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訞與妖同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言訞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呪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呪詛後相欺誑中道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切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已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五年四月除盜鑄令（聽民放鑄也）

十三年太倉公淳于意以刑罰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一作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改行自新也書聞帝悲其意歲

中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與讀曰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道讀曰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繇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

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也）具為令（使更為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為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

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笞罪者皆棄市趾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皋次重故從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逃亡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妾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

内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

景帝元年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切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丞相申屠嘉信未詳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佗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贓

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

是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中二年二月改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斬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切勿復磔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比音頻寐切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音一贍切讞平議也音魚列切

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偽金棄市律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

五月詔曰維酷吏奉憲失中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

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蘂切）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然則先時笞背也臀音徒門切）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

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三年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健人者人所哀憐也（屬音之欲切）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乳產也音人喻切）師朱儒（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朔初令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並連坐）緩深故之罪（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深

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元康四年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

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

元帝初即位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初元五年省刑罰七十餘事又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

中保父母同產之令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時為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全之也同產謂兄弟也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佗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佗比謂引佗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切自明習者不知所由由從也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時有司不能立明制為一代之法但舉毫毛數事以塞詔而已

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詔除誹謗詆欺法詆音丁禮切

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

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

平帝以元壽二年六月即位九月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灑洗也音先禮切）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更音工衡切）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贓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按驗（有贓謂以贓貨致罪）令士厲精鄉進（鄉讀曰嚮）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

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四年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復音方目切誠欲以防邪辟辟讀曰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眊音莫報切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

即驗問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續漢志曰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侯國之相亦如之皆秩次也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女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詔書有名而特捕者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

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十二月詔邉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遛畏懦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為務也逗古住字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邉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二十四年七月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前書音義曰人道尚右言捨天子仕諸侯為左官左僻也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為舊制令更申明之

章帝建初元年鮑昱為司徒是時辭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齊同法令息遏人訟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産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

以之軍興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榜擊也音彭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為篇之次也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帝初即位尚書陳寵上疏乞改前世苛俗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至

是遂詔有司絕鉆鑚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切銸音陟葉切鑚鑽刑謂鑚去其髕骨也鑚音作喚切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

十二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逺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二年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冊府元龜卷六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刑法部

定律令

後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盛夏斷獄鄧太后臨朝以章帝詔斷獄皆在冬至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故詔公卿以下會議司徒魯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

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玆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氷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夫王

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安寧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虧損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詔曰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考謂考問其狀也報謂斷決也自非父母喪無故輙去職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是時陳忠為尚書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寛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切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切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元初二年十月詔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沖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即位十一月令郡國中都官繫
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
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若
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
靈帝光和元年太中大夫橋元就醫里舍元少子十歲
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仗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

元不與有司隷校尉陽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廹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刼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刼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絶

獻帝建安元年太山太守應劭删定律令以為漢儀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者也決嫌疑明是非賞

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有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切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臣欽若等曰司徒都目鮑昱所作也五曹謂常侍二千石户曹主客三公也

及春秋折獄

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覆重直容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事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盖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

魏太祖既建魏國以鍾繇為廷尉始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繇所創也又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先是建安初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分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太祖輔政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

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各刖一人是天下當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没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為御史中丞太祖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賛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太祖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

文帝黄初元年既受漢禪又議肉刑未定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

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

四年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

五年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青龍二年二月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於令

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又攺士庶罰金之令

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三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

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顗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拷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大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徒陳羣散騎常侍劉卲給事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刪約舊科旁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

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刼畧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刼畧律盜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傷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因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别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强賊興律有擅興繇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

律興律有征徭稽留賊律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軍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斯為虛設欲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律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

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宗也二歲刑以上除倍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畧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

將軍夏侯元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義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

蜀先主既定成都令昭文將軍伊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吳大帝黃武七年將軍翟丹叛如魏帝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嘉禾六年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行之門至於

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古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科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

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

辟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上律令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四年班行之先是文帝為魏相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卲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頴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卲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辯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衞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興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

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父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明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異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

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差等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飾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彊改惡謂之畧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者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實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

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彊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因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

為强盜不自知為亡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刧召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繫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之言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立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歎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

廬舍積聚盜賊贓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罪也若得遺物彊取彊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畧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物傷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罪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畧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

典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達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聖賢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

惠帝永康元年解結為孫秀所害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

懷帝永嘉初東海王越表除三族之法

元帝為晉王時大理衛展以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恐傷正教竝奏除之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宋高祖為宋公時侍中蔡廓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祖父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以為允從之

永初元年七月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刻科峻

重施之一時今王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

二年六月制諸署勅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輒罰者聽統府寺行四十杖

文帝元嘉中衛將軍王宏上疏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人命亦足以有懲也從之

孝武大明四年尚書左僕射劉秀之改定制令隸殺長

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民

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

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

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

明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愆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殊

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

遠朕務存欽恤每有矜貸尋𠜂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

即事原情未為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

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為優全命長戸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温

舒獻辭於失政絳侯慷慨而興嘆皇運革祚道冠前王
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
矜聖思爰發德音删正刑律勅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
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言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
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
取一百七條其注相通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
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從
之先是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帝留心法令乃

詔獄官詳正舊法是時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法輕重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廷尉孔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治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

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爰稟受成規矩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
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
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
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詔報
從納事竟不施行

東昏侯初即位詔删省科律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

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罾入罪厥塗匪一斷薮之書日纒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庶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偽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聞

八月詔曰律令不一實難去取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葢常科易為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内法出恒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録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為本用衆家以附丙丁俱有則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釋不同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為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為長則定以為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上

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為梁律法度又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黄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藹御史中丞樂藹

太常丞許懋等叅議斷定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刼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已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

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欵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隅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欵宜測罰者先恭議牒啓然

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斗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

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次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已上及女人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産男無少長皆棄市

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刼字髡鉗補治鏁士終身其下又謫運配材官治士尚方鏁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竝頌繫之丹陽尹月

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
人之月若與尚書參共錄之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
九條
二年四月癸卯蔡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
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班新律於天下
三年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
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
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為國故使

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圄犴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十一年正月壬辰詔曰自今捕擿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

十四年正月詔曰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墨刑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

大同十一年十月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下吏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勑禁斷

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曰禽獸知母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竝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預今恩

冊府元龜卷六百十